

縣書目縣長自我批評

會後縣級幹部相率下鄉撲滅油汗

【本報訊】縣政府為徹底撲滅油汗，特由縣長率領各級幹部，分赴各鄉鎮，進行自我批評，並督促各級幹部，相率下鄉，撲滅油汗。縣長在會後，即率領各級幹部，分赴各鄉鎮，進行自我批評，並督促各級幹部，相率下鄉，撲滅油汗。縣長在會後，即率領各級幹部，分赴各鄉鎮，進行自我批評，並督促各級幹部，相率下鄉，撲滅油汗。

外來工人公開技術

熱心培養本地技工

【本報訊】某工廠為培養本地技工，特將外來工人之技術公開，並聘請專家，指導本地工人，進行技術培訓。該工廠為培養本地技工，特將外來工人之技術公開，並聘請專家，指導本地工人，進行技術培訓。

和平醫院三大忙

體育、清潔、生產

【本報訊】和平醫院為改善院內環境，特在體育、清潔、生產三方面，進行三大忙。該院為改善院內環境，特在體育、清潔、生產三方面，進行三大忙。

知錯改錯

檢討區區

【本報訊】某機關為檢討區區，特召開會議，進行自我批評，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該機關為檢討區區，特召開會議，進行自我批評，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收麥遠征隊

北原

【本報訊】收麥遠征隊在北原地區，進行收麥工作，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該隊在北原地區，進行收麥工作，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市開集

韓起祥說書歸來

【本報訊】韓起祥先生說書歸來，對當地民眾，進行宣傳工作，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韓起祥先生說書歸來，對當地民眾，進行宣傳工作，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景田花

飲水思源

【本報訊】景田花先生，對當地民眾，進行宣傳工作，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景田花先生，對當地民眾，進行宣傳工作，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存麥料

作草料

【本報訊】某機關為存麥料，特作草料，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該機關為存麥料，特作草料，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北人民熱愛八路軍

寧武城郊萬眾夾道歡呼

【本報訊】晉北人民，對八路軍，表示熱愛，並夾道歡呼。晉北人民，對八路軍，表示熱愛，並夾道歡呼。

李保珠捨身救村民

不屈的「民兵父親」

【本報訊】李保珠先生，為救村民，捨身犧牲，並不屈不撓。李保珠先生，為救村民，捨身犧牲，並不屈不撓。

太行農村生產合作社

小型合作業的五種類型

【本報訊】太行農村生產合作社，為小型合作業，並有五種類型。太行農村生產合作社，為小型合作業，並有五種類型。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解放區民族工業前途無限

張市工商界經濟繁榮

【本報訊】張市工商界，為經濟繁榮，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張市工商界，為經濟繁榮，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北人民熱愛八路軍

寧武城郊萬眾夾道歡呼

【本報訊】晉北人民，對八路軍，表示熱愛，並夾道歡呼。晉北人民，對八路軍，表示熱愛，並夾道歡呼。

李保珠捨身救村民

不屈的「民兵父親」

【本報訊】李保珠先生，為救村民，捨身犧牲，並不屈不撓。李保珠先生，為救村民，捨身犧牲，並不屈不撓。

太行農村生產合作社

小型合作業的五種類型

【本報訊】太行農村生產合作社，為小型合作業，並有五種類型。太行農村生產合作社，為小型合作業，並有五種類型。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千里迢迢精神團聚

故鄉親族慶賀本上尉義舉

【本報訊】某上尉，為慶賀本上尉義舉，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某上尉，為慶賀本上尉義舉，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晉綏軍政工團

屬抗問慰鄉下

【本報訊】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晉綏軍政工團，為屬抗問慰鄉下，並督促各級幹部，知錯改錯。

徐特立

自私自利的「死網」的命網，隨着不足道這近視和自利，而不應該否定其現實。行知吸收了杜威的教育與生活結合，學校與社會結合，這種結合還是現實主義，不過沒有露出狹小的教育圈子和學校圈子，所以杜威說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行知卻不是一個革命家，同時在教育方面起了偉大的革命作用，他的革命卻停止在教育圈子和學校圈子。知行的教育學說聽乎與我們的教育事業全部一致。他從國民黨運動起，下意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條件的新方針，而且實行之有效。行知是中國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行知合思想教育和組織成一系統，均有偉大的貢獻。由於篇幅有限，關於領導的組織將來再寫。

這些命網可以看出，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論是革命的，是合乎國情的，是

悼製造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

來，才能完成。於是，在一羣及教育的論文上就有「**攻敵學校園、先生劉、學生張國、男女老幼關**」等等。他的教學融合一的學說，

元論在哲學上是一元論，一論打破矛盾對立說，承認矛盾統一說。行知

我國近三十年文化戰績，最有創造力、最有成績、最在人民中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一是魯迅先生；二是郭穎生先生；三是陶行知行先生。三位

個樣生面創造精神，並在實踐上根據這個理論，創辦了曉莊師範、山海工學院、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等，他打倒了舊的封建文

關的舊知識。這種舊知識，「既是害人又不值錢。」先生認為我國舊教育制度之基本罪惡，便是一「專弄文字、書本做唯一無二」的工具。」給學生硬殺了靈魂。在抗戰勝利後，

你沒有忘記你的老根本。
你沒有變成國民黨軍閥的狗，
也沒有變成了美國反動派的鷹。
好容易動人民最好的一個兒子，
你生就了鐵打的骨，鋼打的筋，
詩人在這詩，
最怕「打攪」，
再讓你們來打攪他一次，
黃陂劉先生胸行知，
也悲憫你的詩稿！

個調莊辦得好，全國可以辦千百萬個調莊。先生親與全校員生搭帳篷、蓋茅屋、做飯、種地、讀書、學生、與辦各種農村改革事業等等，所以有一「挑荒民」之稱。調莊的生活雖然苦得與一般農民差不多，

八年夏間到祖國。其時，先生已接舉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了，於是趕赴武漢參加抗戰，致力救濟難民工作。是年冬武漢淪陷，乃赴重慶與陝西教育界共商救亡校是收難童中的具有天才者，因經費支絀，只收二百名，以期逐漸擴大，孰知國內政治形勢逆轉，物價飛騰，先生終夜苦心，籌經費，以致養此二百難童，

拿什麼來紀念陶先生？

什麼麼來紀念陶先生？

在陶先生逝世後的年，在陶先生逝世後的年月裏，給人們多沉重的打擊呀！陶先生是愛國的民主的戰士。在這個方面，陶先生的死所遺下的損失是浩大的，但還是必須補償也可能補償的。陶先生又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在這個方面，陶先生的死所遺下的損失更大。我們當然必須補償這個損失，但還要困難得多。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困難不必說，就在解放區，我們的教育方針雖和陶先生的相符合，但我們缺少像陶先生這樣既有廣博的知識，又有服務人民的熱情，又有堅持到底的專業精神，又有團結黨派的組織能力的教育家。產生新的陶先生，還是解放區一切教育工作者所接應的，得是十足分量的任務。末了，陶先生還是現代中國真正能為羣衆所接受的詩人和散文家之一。我特別想起這一點，因為許多人都還不敢承認呢。許多詩人還在滿足於自己承認自己的作品爲詩，而不管羣衆的承認與否認呢。因此，陶先生的死是叫我們一下子損失了三個有獨創性的人，一個政治家，一個教育家，一個文學家。

怎樣補償這個損失？現不能靠紀念會，不能靠紀念文，不能靠其他一切如此類的辦法，只能靠長期的實在生的不懈怠不動搖的奮鬥，就像陶先生自己所做過的一樣兒！

熱烈已的民族主義。他們不僅了解外國帝國主義，而且他們本國反對派加於祖國的深重災難，爲了爭取祖國的獨立、民主、富強，都在各自的工工作崗位上流盡了自己的血和汗。因而他們都草草識的人民領袖。

行知先生的工作崗位是教育和事業，他面對主觀的活動和事業，他面對組織的偉大貢獻，也就首先表現在這一方面。在這裏，我們看到，他是一個卓絕的思想家和創造的教育家。他的思想遠在的「五四運動」以前，在民國七年，就具創見，反對「活要造法」，優異外國」，主張改造我國舊的，實斷主義的奴役教育，創立新的、適合國情的教育。民國九年他更明白地提出了「創造的教育家」，那時他說：「我們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思想怠惰，想進步，就須思想放大的，將缺點精神，向那未發明的新理分析過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礙，不怕失敗；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奧妙新理，一個個的發現出來。」敢探未發明的新理，即是創造新理，在教育界有胆敢創造的人即是創造的教育家。這下

唯物論的出發點是實踐是知識之來源。從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是唯心論的認識論。也是我國舊教育一向所用的傳統方法。行知先生批判了這種方法，他引舉了好多俗例爲例子：手知手知道火熱，冰知冰知道寒冷，吃糖知糖知道甜，嘗過黃連知道黃連苦，嘗過石頭、鐵等知道石頭重、鐵硬，一證明先行而後知。於是把王陽明的公式倒過來，改爲「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因此，他把人的知識分成兩種：真知識（感性知識）和假知識（理性知識）。從經驗知識「實踐中產生」的便是真知識，否則，就是假知識。先生認爲，「我們要有自己的知識，以環境經驗所發生的智識」，可以接得上去，別人的智識方成爲我們智識的一個有關部分，這樣一來，別人的知識在我們的經驗裏活著，我們的經驗開花結果。」不然，自己絲毫沒有實際經驗，僅靠書本或他人口裏所得的知識

培養出來了。學生，十之八九，不是做官，做帝國主義的爪牙，便是做土豪，劣紳，流氓，刀筆吏，魚肉人民。先生的教育觀也貫穿階級教育的根本。定義是：「教育是傳遞社會的經驗」。實際是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傳遞」的是統治階級壓迫、剝削人民的經驗。行知先生說：「教育只是民族大眾人類解放的工具」。

從這些論點出發，先生便創立了一套新的教育理論：

一、「生活即教育」

「教育須與實際生活相聯繫，供給人生的需要，人生需要什麼，就教什麼。生活常有變化，教育亦應隨之而變化。」

二、「社會即學校」

「整個社會的活動是教育的範圍，學校的一切應伸張到大自然和社會的各方面，各角落去。這樣，「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

三、「教學做合一」

「教的方法根據學習的經驗，學的方法根據生活經驗。」

行知先生已說過，國內反對勢力像鋒鋒利利，不屈不撓，以爭取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正確路。正像魯迅先生和鄭君衡先生一樣，行知先生也是這一方向的最好的榜樣。

行知先生還是一個人民的詩人。他善於用詩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啟明同胞。他寫了好多關於開辦生活教育理論，關於救國、關於爭取民主政治的詩歌。他的詩是一種特殊的風格：通俗、生動、親切、有力。他的語言是人民的語言，很少有那些生硬的陳腐辭藻。所以，他的詩極易為千千万萬羣眾起來為民族解放而自由而鬥爭。

魯迅先生和鄭君衡先生都曾經遭受了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的極端仇視與殘酷迫害，個個都因為愛國民主黨反動派的摧殘而早死的。行知先生亦是如此。

然而當中國人民迫切要求珍貴的思想和事業的。解放區人民對他們的崇敬，就是證明。

行知先生，你的思想和

你到農民裏頭辦學校，
反動派說你私通「共匪朱毛」，
你和你的學生死的死來逃的逃。
你到工人裏頭辦學校，
學生打鐵，把你火來燒。
反動派又把你發現了，
工人保護你，狗雜種沒有把你抓倒。
你在狂風驟浪下，
翻過了各種各樣的學校；
你和鐵工人鬥，
鬥的是新的恐怖，又深一層的壓在我們的心上。
我們幾隻眼睛在望，幾十個人在等，等我們的陶先生，他爲我們捐款去了，悠悠的一天了，還不見回來，天，眼看就要黑了，我們這一羣失去了媽媽的孩子，怎麼能安心去上自習呢？尤其陶先生因爲忙，又不能回來，昨晚上好容易才回來，還沒跟我們講過一句話呢，今天早上就又爲我們出去捐款了，我們每個人都覺得不安！

模模糊糊的似乎有兩個影子越來越近，大家湧了上去，一看原來是清芳夫，大家鬆了一口氣，拉住他們問長問短，他們說陶先生已去休息了，今天捐款的情形很好，裏頭的一個還把一路的情形告訴了我們：『吃午飯的時候我們和陶先生進了一家小館子，我們三個一人一桌，靜的可開鍋囉！老主顧問我們吃什麼，又

是麵，又是包子，怕我們不夠，一碗碗的叫着。我從沒見過校長跟校工在一個桌上吃飯，並談的那麼熱鬧。一路上還告訴我們一些新的知識，什麼羅斯福！希特拉！……我們現在都知道了，他還說：「今天咱們捐款大勝仗，是咱們三個得來的，沒有你們，我不能走，還是不成！」所以校長是應當咱們三人當的。」陶先生對我們太好了，每次爲他做事，總是高興的。」你不得每次一聽說陶先生要回來，校工們都爭先恐後的去接呢！我們帶着輕鬆的心，跳着，唱着，回來了！自慰堂。

一切彷彿是昨天的事，從來沒想到過陶先生會和我們離開，因爲他是不可能離開我們，而且也不應離開我們的。現在，正當反動派猖狂的時候，想不到他竟永別了我們要求和半民主的廣大人民和我們這幼小一羣青年同學。我們現在是在延安，想想重慶的同學們吧！他們一定要比我們更加難過的。

曉莊的事業發展了，先生的教育主張在全國的影響擴大了，於是引起統治者的不安，終於在二九三〇四月十七日用武裝閉閉曉莊，下令通緝先生，指責莊員生，重是先生第一次遭到蔣介石的頭銜迫害，也先生的學生遭到蔣介石的屠殺的開始。一九三一年，先生在上海大馬路附近籌辦「山海工學團」，翌年成立，並且最後在上海工人區成立「農東工學團」。

先生的事業發展了，先生的教育主張在全國的影響擴大了，於是引起統治者的不安，終於在二九三〇四月十七日用武裝閉閉曉莊，下令通緝先生，指責莊員生，重是先生第一次遭到蔣介石的頭銜迫害，也先生的學生遭到蔣介石的屠殺的開始。一九三一年，先生在上海大馬路附近籌辦「山海工學團」，翌年成立，並且最後在上海工人區成立「農東工學團」。

其「時勢教育」半月刊，星期日有先生文庫字樣，而且內容更進一步轉趨精闢冒險論。在「全民抗戰」等進步刊物上，事時有先生的詩歌與短文。

在抗戰民主，才能做到真正發動人民抗日，及日寇投降後，先生與民主同盟諸先生盡力促成在民主的基礎下，來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於是協助政協會籌畫憲法草案，同時在這裏創辦社會大學，用社會大眾的力量，來將社會大眾需要的大學，又辦「民主」「民生教育」等刊物，宣傳新中國所需要的民主。雖然因敵勢力之壓迫，使民主運動受到挫折。但先生與沈鴻烈聯繫，百折不回，再聚愛國的熱心。今年四月間沈到了上海，本擬辭職赴台大，應研究所等，但沈到阻力太大，先生即改換方式，在聚眾已組織中講演灌輸他的主張，所以到返國一次，曾在人民團體中講演八十餘次。六月中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停止內戰出力，十高聲疾呼送赴京請願的代表等壯舉。先生出力頗多。下歸校接發赴京，先生則代表人民團體，合著對國內外發表重要談話，並致函美國政府，提出「和平進路」，助長中國民主人士的醒覺。當時國內有種種謠言，謂且各地被殺民主人士的靈魂耗散，而先生絲毫小爲所動，且倍加努力。卒因工作過度繁忙，生活也更加困苦，得患出血症，突然逝世，享年五十九歲。七月廿五日，葬獨園血忠墓，奉安於三統有祠。還有夫人吳樹琴女士及兒子陶宏、曉光、三桃、靈桃等四人。

附記：本篇材料是陶先生留延聘同學生與友好共同供給的，由張宗桐同志執筆，如其中史實有遺漏或年月有出入處，請先生生前的親族友好，來函指正。

活基督讀

(獻給陶行知先生)

你和你媽媽一起勞動。
幫人家漿洗補縫，
旁邊，遞水，遞針，遞線。
幫人家燒火做飯，
旁邊，拿米，拿菜，拿油鹽。
炊氣，你心暖，
哭泣，你底眼淚跟着她底轉。
你媽媽，
像那圖畫上的聖母；
也自己安慰，
就是她身邊的活基督。
哭聖母，
聖經上的讚美詩；
你媽媽，
你自己編的兒歌小曲。
你什麼樣式的學校都背誦，
只曉得把你的問題談得好。
你什麼樣式的武器都善用，
只曉得搭救你受難的同胞。
你會用幾寸長的小尖刀，
也會用長槍大炮；
你會唱民歌小調，
也會吹千百萬人民戰鬥的衛鋒號。
你呀你，你對待全中國的人民同胞，
就像對你媽媽一個樣的好。
你突然死了，死了！
人民怎能不哀悼！
人民怎能不哀唱！
你知道，反動派就要來把你幹掉，
準備死，你一連幾夜，
整理着你底詩稿。

主政。

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先生與袁克培、范源濂、朱其慧諸先生共同創辦中國教育改進社，提倡改革中國教育，特別著重平民教育，邊經教育號召知識份子下鄉，師說改造中國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是中國革命基本的工作，從那時起，先生大部份的工作，用在提倡這種種教育，至一九二二年，辭去國立東亞大學教育系主任兼而專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當國內教育界演說農村教育，而國外的教育救國，又全數被官僚實辦所把持。

一九三三年以後，國難日急，先生認為救國如救火，要大家一齊動手。所以盡力提倡普及教育，通告各縣，頒布各種材料，來普及大眾羣衆的教育。歌詠、演劇、廣播、報紙、雜誌、旅行團等部是普及大眾教育的武器，通過各種生活與職業，來喚醒大眾羣衆。到一九三五年代表，第二九運動，南下到大東，先生首先迎接南來代表，並且組織國難教育社，發動上海四周工廠與知識份子，國難教育社後來成為全國救亡救國中堅的一根支柱。都是先生領導的力量。全國先生助成中原旅行團作三萬餘里的旅行，官宜抗日。一九三六年夏應社會教育會議之選，擬去倫敦考察，國民政府不但給費用且不發護照，先生即帶護照，國民政府設法，在臨出發時，與沈鈞儒都給章京乃器三氏共同發表『呼籲國難救亡』的宣言，對促進國內國難教育，增加了一部，這個增添，是從沈鈞儒所獲得的。現期重要著作有『猶太自由談』、『古蘭經雜錄』、『老舍補遺』、『普及教育』、『共三集』，而當時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及『新生』等刊物上，幾乎每期都有先生的文字。

陶知行先生平生事略

只要大家鞠躬盡瘁於農村教育，不僅能辦得好，全國可以辦千百萬個曉莊。先生親到曉莊，看校舍，蓋茅屋，敬飯，種地，讀書，全校員生搭帳篷，蓋茅屋，敬飯，種地，讀書，與辦各種農村改革事業等等，所以有一「挑蕪生」之稱。曉莊的生活雖然苦得與一般農民差不多。

政會參政員了，於是赴武漢參加抗戰，致力救濟難民工作。是年冬武漢淪陷，乃赴重慶籌育才學校，該校是收難民中的具有天才者，因經費支絀，只收二百名，以期逐漸擴大，孰知國內政治形勢逆轉，物價飛漲，先生熬夜苦心，籌募經費，以救養此二百難童，

一 段 回 憶

武兆令

「老夫子還不回來怎麼辦？」
「再不回來天都要黑了！」
「該不會滑竿夫不小心把老夫子給跌到江裏了吧？」
於是新的恐怖，又深一層的壓在了我們的心上。
我們幾隻眼瞢眊在寢，幾十個心在等，等我們的先生，他看見我們捐款去了，愜意的一天了，還不見來，天，眼看就黑了，我們這一羣失去了媽媽的兒子，怎麼能安心去上自習呢？尤其陶先生因為忙，不能回來，昨晚上好容易才回來，還沒跟我們講過一句話呢，今天早上就又要爲我們出去捐款了，我們每個人都覺得不安！

寬寬糊糊的似乎有兩個影子越來越近，大家湧了去，一看原來是滑竿夫，大家鬆了一口氣，拉住了問長問短，他們說陶先生昨天休息了，今天捐款的情形很好，裏頭的一個還把一路的情形告訴了我們，吃午飯的時候我們和陶先生進了一個小館子，我們每個人一桌，吃的可饒悶啦！老主人問我們吃什麼，

是麵，又是包子，怕我們不夠，一鍋碗的叫着，我沒見過校長這跟校工在一個桌上吃飯，並談的那麼開。一路上還告訴我們一些新的知識，什麼羅伯「希特拉」！……我們現在都知道了，他還說：「咱們捐款大勝仗，是咱們三個得來的，沒有像俺我不能走，還是不成！所以校長是應當咱們的。」陶先生對我們太好了，每次為俺們做事，總興的。」你不得每次一聽說陶先生要回來，校工爭先恐後的去接呢！我們帶着輕鬆的心，跳着，開玩笑自習室。

一切彷彿是昨天的事，從來沒想到過陶先生會離開我們，因為他是不可能離開我們的，而且也不離開我們的。現在，正當反動派猖狂的時候，想不到竟永別了我們要求和半民主的廣大人民和我們這一輩青年同學。我們現在是在延安，想想重慶的們吧！他們一定要比我們更加慘痛的。

十萬羣衆歡送赴京請願的代表等駐紮。先出刀
關多。下關慘案發生後，先生即代表人民團體，
對國內外交界風氣談話，並致函美國政府及人民，
提出「軍中戒嚴，助長中國內戰的排疑」，嚴詰楊
國鈞假開聯，而且各地暗殺民主人士照應轉傳，
先生絲毫小爲所動，且倍加努力。卒因工作過度，
生活更加困苦，環境更覺劣，心力交瘁，遂於
本年七月廿五日，得腦出血症，突然逝世，享年五十
有四。遺有夫人吳樹琴女士及兒女陶宏、陶允、三桃
、靈桃等四人。

附記：本講材料是陶先生留延的學生與友好共同僑
給的，由張宗祠同志執筆，如其中史實有錯誤或年
月有出入處，請先生生前的親族友好，來函指正。